山田何候醫師，抹了身，兩人回到客廳，都是裸體着男女浴袍，空洞洞的「猶卡他」和「猶卡她」。

這時已近下午六時，麗妮已獲得了「舞男」的「吻之滿足」，她同他約好——「今晚再買個銷魂。」

麗妮的地位，已經自携女廚，來此溫泉山中修養了，廚房在華僑日式「下酒鮮」——魚生和峽河小鮮，精緻的由北海道空運來的大粒黃邊色的魚子。麗妮叫山田道：

「酒櫃中有最花貴年拿破崙受色啊，你自己去取吧，我也陪你飲這個。」

這酒，香港自由港，售二千二百元。山田搖搖頭說：「買這麼貴的酒！我喝了一次中國出口的最好的五糧液，好酒！可惜產量有限。」

「有限才珍貴，我的人！」麗妮攙在沙發上，慢慢地坐起，下女下說：「山中天涼，廚房準備了生窩，只貨到五色海鮮和神戶牛。」

麗妮揮揮手：「夠吃的了！我叫你們包的中國雲吞怎麼樣？鮮蝦鮮肉的？」

「海！已經拌好了，這就包呢。」下女退出，托了下酒的魚生、小食、生片共四碟，在酒過三巡後，送上來。「山裡面五月花開，晚間還麼涼，簡直冷呢！」麗妮笑迷迷向山田舉杯：「達鈴，恭喜你！」

了一杯。下女鄭重地送上兩小杯碧綠的酒汁來：「這是空運來的香港火鍋上來了，兩個再乾了。」

「第一次認識。」他補充道，「是別人介紹的，他說出一整套捉奸計劃，不錯，所以我僱用他了，你大可放心，一定辦得妥妥當當，同時也不會向外宣揚——因為這是他的職業道德，是可相信的。」

「那麼，我就放心了。」她舒一口氣，「辦妥後，那麼，我也陪你飲這個。」

山田驚愕，端起酒杯來道：「我的我什麼？」

心肝，恭喜我什麼？

「恭喜你得到了我，我妹妹吧，恭喜！」

愛運的處女的……？啊，恭喜！」

山田默然，驚異她的情報工作這麼好，看來今後不能對她說任何謊話了。

麗妮道：「勝利者是你，今當你恩人的！」

「不，」黃序搖搖頭，「阿森是他們認識的，所以不宜派他去的，因為這會打草驚蛇，同時很難應付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派誰去？主要去幹什麼？」他答。

「一個得力的打手，你不認識的。」

「一個人能嗎？」她有點担心，「他們是南洋人，一個人去對付，行嗎？」

「這人智勇雙全，你放心好了。」他笑道，「他準備攝影機，一切都已安排得很妥當，因為他是捉奸能手，這方面很有經驗。」

「捉奸能手？我倒還是第一次聽到。」

「是的，是專業人士。」他頓了頓又解釋下去，「在美國，什麼職業也有，所以什麼專業人士也有，殊不出奇，例如職業打手啦，職業殺手啦，所以捉奸能手自然也有。」

「是你認識的？」她又問。

「而且她是至今當你恩人的！」麗妮嫣然笑着道：「也好，你現在仍記得我到你夜總會這麼久的頭痕呢？應用那一種洗頭水呢？

敏芳

五五五：舞男意生愛售

明，忙補充道：「你的處女的新夫人會有我的獨特的功夫吧？」

「不會有我的？所以你仍懸着我，你也滿足不了！」

「請不要說吧，打鈴，伺候你就是了！」這話使麗妮暗中吃驚，她捻不得她，便婉然表示：「你原諒我，因為我已無法包了你！」

火鍋上來了，兩個再乾了一杯。下女鄭重地送上兩小杯碧綠的酒汁來：「這是空運來的香港蛇膽！」

山田無意間看了一眼下女，她對他嫣然毛巾給他時，偷偷捏了一下！山田不防有蛇膽酒倒入這百年的拿破崙受色啊，你自己去取吧，我也陪你飲這個。」

這酒，香港自由港，售二千二百元。山田搖搖頭說：「買這麼貴的酒！我喝了一次中國出口的最好的五糧液，好酒！可惜產量有限。」

「有限才珍貴，我的人！」麗妮攙在沙發上，慢慢地坐起，下女下說：「山中天涼，廚房準備了生窩，只貨到五色海鮮和神戶牛。」

麗妮揮揮手：「夠吃的了！我叫你們包的中國雲吞怎麼樣？鮮蝦鮮肉的？」

「海！已經拌好了，這就包呢。」下女退出，托了下酒的魚生、小食、生片共四碟，在酒過三巡後，送上來。「山裡面五月花開，晚間還麼涼，簡直冷呢！」麗妮笑迷迷向山田舉杯：「達鈴，恭喜你！」

他甜甜地一笑，遞熱毛巾給他時，在他手掌心掏了一下！山田不防有此，假裝沒有感覺。

了一杯。下女鄭重地送上兩小杯碧綠的酒汁來：「這是空運來的香港火鍋上來了，兩個再乾了。」

「你的處女的新夫人，會有我的獨特的功夫吧？」

「不，」黃序搖搖頭，「阿森是他們認識的，所以不宜派他去的，因為這會打草驚蛇，同時很難應付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派誰去？主要去幹什麼？」他答。

「一個得力的打手，你不認識的。」

「一個人能嗎？」她有點担心，「他們是南個人，而你只派一個人去對付，行嗎？」

「這人智勇雙全，你放心好了。」他笑道，「他準備攝影機，一切都已安排得很妥當，因為他是捉奸能手，這方面很有經驗。」

「捉奸能手？我倒還是第一次聽到。」

「是的，是專業人士。」他頓了頓又解釋下去，「在美國，什麼職業也有，所以什麼專業人士也有，殊不出奇，例如職業打手啦，職業殺手啦，所以捉奸能手自然也有。」

「是你認識的？」她又問。

「第一次認識。」他補充道，「是別人介紹的，他說出一整套捉奸計劃，不錯，所以我僱用他了，你大可放心，一定辦得妥妥當當，同時也不會向外宣揚——因為這是他的職業道德，是可相信的。」

「那麼，我就放心了。」她舒一口氣，「辦妥後，那麼，我也陪你飲這個。」

八三三：僱用特殊人物

「是不是派阿森去？」太上皇又問，「這人是很聰明能幹，可以重用的。」

「不會有我的？所以你仍懸着我，你有異禀，非一流的騙婦，你也滿足不了！」

「請不要說吧，打鈴，伺候你就是了！」這話使麗妮暗中吃驚，她捻不得她，便婉然表示：「你原諒我，因為我已無法包了你！」

火鍋上來了，兩個再乾了一杯。下女鄭重地送上兩小杯碧綠的酒汁來：「這是空運來的香港蛇膽！」

山田無意間看了一眼下女，她對他嫣然毛巾給他時，偷偷捏了一下！山田不防有此，假裝沒有感覺。

他甜甜地一笑，遞熱毛巾給他時，在他手掌心掏了一下！山田不防有此，假裝沒有感覺。

麗妮將兩杯蛇胆酒倒入這百年的拿破崙受色啊，你自己去取吧，我也陪你飲這個。」

這酒，香港自由港，售二千二百元。山田搖搖頭說：「買這麼貴的酒！我喝了一次中國出口的最好的五糧液，好酒！可惜產量有限。」

「有限才珍貴，我的人！」麗妮攙在沙發上，慢慢地坐起，下女下說：「山中天涼，廚房準備了生窩，只貨到五色海鮮和神戶牛。」

麗妮揮揮手：「夠吃的了！我叫你們包的中國雲吞怎麼樣？鮮蝦鮮肉的？」

「海！已經拌好了，這就包呢。」下女退出，托了下酒的魚生、小食、生片共四碟，在酒過三巡後，送上來。「山裡面五月花開，晚間還麼涼，簡直冷呢！」麗妮笑迷迷向山田舉杯：「達鈴，恭喜你！」

他甜甜地一笑，遞熱毛巾給他時，在他手掌心掏了一下！山田不防有此，假裝沒有感覺。

麗妮將兩杯蛇胆酒倒入這百年的拿

二〇〇：陳誠別墅

客家周沉吟曰：「有錯，我亦有這種念頭，如果阿容落在老鼠王手中，但未必會將阿容囚於自己架步，陳誠別墅係唯一有可能藏匿阿容之處。不過阿七，士急馬行田，未必可以保帥。」

阿七曰：「我知，但目子一日一日咁過，已經係第三日矣。」

阿七亦難以決定是否實係都手去查探陳誠別墅，於是又召阿占來到，共同商議。

阿占曰：「容姐機智過人，一定可以逃凶化吉，但有計拖住對方。」

阿七曰：「你實係咁諗？」

阿占曰：「師父，我對容姐亦好清楚。」

阿七曰：「阿占你一向知我預感能力好強，今次我諗阿容唔會好順攰。」

客家周曰：「阿七，你不如等多一日，明日再作決定，起碼我地要查清楚陳誠關別墅。」

阿七曰：「太遲矣，我想今晚來。」

於是又召老虎倫到酒樓總經理室密議，先問手足對老鼠王與陳誠之監視情況，老虎倫曰：「有乜動靜，老鼠王個邊，一向有幾條大漢跟出跟入，陳誠得個司機。」

客家周曰：「佢花園有乜動靜？」

老虎倫馬上擺出一叠照片，每個角落都用遠鏡鏡拍下，其中一張係陳誠老婆在泳池游水的留影。老虎倫曰：「一個司機，兩個花王，其他都係女傭，兩隻狼狗。」

阿七曰：「照阿容講，陳誠兩公婆分房而睡，搞掂兩隻狼狗，都掂。」

碧血情仇

文·石頭·秋　圖·原作

七：北雁南飛

陳萬里洗了臉，淨了手，那人臨走時又道：「寨主請少俠今晚就在此處過一晚，由於山上每晚都有不同的口號，請少俠莫離走，以免下面的人誤會，無事受傷劃不來！」

陳萬里忙問：「今晚寨主不來麼？」

「寨主只交代了這幾句話！他來不來，咱不知道！」

陳萬里關上門，心中付道：「看這情況，張令章分明仍懷疑我，這如何是好？」

他由此而想得他，使婉然表示：「你原諒我，因為我已無法包了你！」

火鍋上來了，兩個再乾了一杯。下女鄭重地送上兩小杯碧綠的酒汁來：「這是空運來的香港蛇膽！」

山田無意間看了一眼下女，她對他嫣然毛巾給他時，偷偷捏了一下！山田不防有此，假裝沒有感覺。

他甜甜地一笑，遞熱毛巾給他時，在他手掌心掏了一下！山田不防有此，假裝沒有感覺。

麗妮將兩杯蛇胆酒倒入這百年的拿

五五五：舞男意生愛售

明，忙補充道：「你的處女的新夫人會有我的獨特的功夫吧？」

「不會有我的？所以你仍懸着我，你有異禀，非一流的騙婦，你也滿足不了！」

「請不要說吧，打鈴，伺候你就是了！」這話使麗妮暗中吃驚，她捻不得她，便婉然表示：「你原諒我，因為我已無法包了你！」

火鍋上來了，兩個再乾了一杯。下女鄭重地送上兩小杯碧綠的酒汁來：「這是空運來的香港蛇膽！」

山田無意間看了一眼下女，她對他嫣然毛巾給他時，偷偷捏了一下！山田不防有此，假裝沒有感覺。

他甜甜地一笑，遞熱毛巾給他時，在他手掌心掏了一下！山田不防有此，假裝沒有感覺。

麗妮將兩杯蛇胆酒倒入這百年的拿

八三三：僱用特殊人物

「是不是派阿森去？」太上皇又問，「這人是很聰明能幹，可以重用的。」

「不，」黃序搖搖頭，「阿森是他們認識的，所以不宜派他去的，因為這會打草驚蛇，同時很難應付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派誰去？主要去幹什麼？」他答。

「一個得力的打手，你不認識的。」

「一個人能嗎？」她有點担心，「他們是南個人，而你只派一個人去對付，行嗎？」

「這人智勇雙全，你放心好了。」他笑道，「他準備攝影機，一切都已安排得很妥當，因為他是捉奸能手，這方面很有經驗。」

「捉奸能手？我倒還是第一次聽到。」

「是的，是專業人士。」他頓了頓又解釋下去，「在美國，什麼職業也有，所以什麼專業人士也有，殊不出奇，例如職業打手啦，職業殺手啦，所以捉奸能手自然也有。」

「是你認識的？」她又問。

「第一次認識。」他補充道，「是別人介紹的，他說出一整套捉奸計劃，不錯，所以我僱用他了，你大可放心，一定辦得妥妥當當，同時也不會向外宣揚——因為這是他的職業道德，是可相信的。」

「那麼，我就放心了。」她舒一口氣，「辦妥後，那麼，我也陪你飲這個。」

七：北雁南飛

陳萬里洗了臉，淨了手，那人臨走時又道：「寨主請少俠今晚就在此處過一晚，由於山上每晚都有不同的口號，請少俠莫離走，以免下面的人誤會，無事受傷劃不來！」

陳萬里忙問：「今晚寨主不來麼？」

「寨主只交代了這幾句話！他來不來，咱不知道！」

陳萬里關上門，心中付道：「看這情況，張令章分明仍懷疑我，這如何是好？」

他由此而想得他，使婉然表示：「你原諒我，因為我已無法包了你！」